



革 命 故 事

放鸭班长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故事
放鸭班长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1 6/32

1975年1月第一版

197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10103·28

定 价：0.07元

目 录

放鸭班长

... 嘉兴县大桥公社永丰大队 许德华创作 (1)
嘉兴县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 修改

争夺战

..... 海盐县长川坝公社初中 沈明祥创作 (23)
海盐县业余创作组学习班 集体修改

梅花坪的战斗

..... 富阳县 赵和松 (42)

一个心眼

..... 嘉善县 吴锦明 (60)

放鸭班长

嘉兴县大桥公社永丰大队 许德华创作

嘉兴县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 修改

三水湾生产队要增养一群鸭。养鸭工作看看省力做做难。特别是划子船一撑，青竹竿一扬，鸭往哪条路上赶？这可是个大问题。这个独当一面的放鸭班长由谁来当？今朝摆到了三水湾队委会的桌面上来。生产队长新根提名阿强，副业队长富根提名阿来。队长的理由是：阿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好青年，新人新思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斗争性强。副业队长的理由是：阿来是孵坊里出来

的人，养鸭工作资格老，经验足，可称得上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两个队长相争不下，五个队务委员也有不同看法。队长新根又不紧不慢地讲出一件事：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队里开始养一百只群鸭。当时的生产队长、现在的副业队长富根让阿来负责。鸭果然养得不错，往食品站送鲜蛋的船三天一趟，搞得蛮热火。可后来送蛋船停了，阿来出了个花样说是把蛋腌起来，到远处去零散卖，两个蛋可以卖三个蛋的价钱，富根一听很赞成。谁知蛋勿曾落缸，带着红卫兵臂章的初中毕业回乡青年阿强在腌蛋缸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蛋往食品站送，支援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方向；蛋腌起来，搞远途运销，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倾向。当时的民兵排长，现在的生产队长新根，第一个支持阿强的革命行动。接着，阿强又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贫下中农一起

揭发了养鸭场里浪费粮食、贪污盗窃等一系列问题，对阿来进行严肃的批判，撤了他“鸭司令”的职，派了一位老贫农进鸭场担任饲养员。

富根听新根讲完，红着脸讲：“这个问题是‘老账’，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批判过，我也对此作过检查，还提它干什么。”新根霍地站起来讲：“问题就在这里。富根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为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过教训的东西，今天却要重犯呢？”富根一听“重犯”二字，大为不满。嘴里不讲，心里想：啥个重犯不重犯，我也是为集体嘛。这时，其他几个队委也说：阿强是贫农后代、共青团员，闯劲又足，叫他当“鸭司令”我们放心。阿来养鸭虽然有经验，但总是正路不走走斜道，还是叫阿强把舵妥当。讨论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富根见大家都要阿强当放鸭班长，也只好讲：

“那么叫阿强试试看。不过，阿来养鸭有一技之长，也该让他进放鸭班当饲养员。”有几个队委不同意，这回新根却做他们的工作了：“金鸡不怕百脚，正能压邪，养鸭班有阿强把关就不怕！”

会后，队长新根特地送给阿强一本《哥达纲领批判》，并且叮嘱说：“阿来解放前是孵坊老板，解放后又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有严重罪行，被清洗回乡到我们队。多年来，他一直留恋旧社会，你要注意他的花样经。”阿强把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贴在胸口，郑重地讲：“我一定不辜负党和贫下中农的期望，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队委会考虑到原来放鸭的老贫农年纪大，放鸭辛苦，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调换。正好富根的儿子小明初中毕业回乡，就安排他进了放鸭班。

眼睛一眨，已是清明之后一个月，六百只小鸭成了半大鸭。俗话说：“养鸭难养半大鸭”——养得好，胚子大，骨架粗，生起蛋来接二连三不停；养得勿好成僵鸭，生起蛋来初一一个，月半一个，稀稀拉拉。当然，饲料是个关键问题。这天，阿强与小明正在商量，怎样遵照毛主席“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的教导，对“关棚养鸭”来一场革命。这时，阿来手执鸭标，梢子上系一把破蒲扇，慢吞吞地走过来讲：“鸭要养好，只要依我两条就行：一，修棚关养；二，每只鸭一天供应二两八钱稻谷。”阿强听后，把“朝天算盘”一打：一只二两八，十只二斤八，一百只二十八，六百只一百六十八，一个月五千多斤，一年要六万零四百八，比全队一百多人一年的口粮还多！他倒吸一口冷气说：“你这是哪家的‘标准’？照这样大手大脚浪费粮食，怎么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

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呢？”阿来却满不在乎地讲：“俗话说，‘呼鸡要把米，钓鱼要鱼饵’嘛。”小明讲：“这么大的鱼饵？六万斤稻谷啊！”阿来嘿嘿一笑：“真是小人见识！这叫做‘小钲勿去，大钲勿来’。六万斤谷吃进去，鸭屁股里‘骨碌骨碌’，钞票一把一把滚出来。你讲对不对？”“不对！你这是以钱为纲，利润挂帅，往资本主义歪路上走。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这一套！”阿强的话斩钉截铁。阿来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服气，自言自语地讲：“多养鸭，多生蛋，就要多吃粮，这是老办法，老规矩了。”阿强冲口就讲：“不合理的老办法要改，开倒车的老规矩要破！”

第二天清早，阿强他们正要开棚实行野外放牧，副业队长富根挑着一担谷匆匆走来。原来昨晚阿来到富根家里走了一趟，要求改派工作，说是野外放牧要脱膘掉蛋，负

不起责任。硬中有软，软中带刺地要挟了一番。富根本来对阿强当养鸭班长就勿放心，认为“老话顺口，老人马熟手，老路好走”，野外放牧冒风险，还是关棚养鸭稳当，所以一清早就自作主张挑了一担谷来。看见阿强，他放下担子就问：“阿强，野外放牧你过去搞过没有？”阿强回答讲：“勿曾。”“勿曾？那就不要给我出洋相。”阿强反问道：“啥叫出‘洋相’？”“你养鸭不讲生蛋，连屁也不会放一个。”“你怎么知道？”“多养鸭，多生蛋，就要多吃粮。这是老路子。”“不！鸭要养，蛋要生，可老路子我们就是不走！”“你怎么养？”

“毛主席教导记心间，养鸭坚持勤和俭，春放大麦小麦田，夏有两片早稻田，秋有中稻晚稻田，一年好放一百七十天，其他日脚下河放，河里饲料多又鲜：小蚌小蚬子，泥鳅小螺蛳，水草丰盛有虫子，芦芽鲜嫩蒿草

子……”富根一听呆住了，但转念一想：讲讲容易做做难，况且现在队富粮多，就讲：

“你别想得骨碌圆，剩个井栏圈，到头来是鸭吃砵糠空开心！”小明见自己的爹好比鸭头颈插筷子——转勿过弯来，就气呼呼地说：“阿强哥到外地学习，又在本地调查后才订出这个方案，你为啥只听阿来的话，听不进阿强哥的话？”副业队长一看儿子顶撞他，不禁火气冲天，大喊“开食！”说完飞起一脚朝谷箩踢去，“哗——”一箩谷倒翻在地，阿来连忙高唱呼鸭调：“啊哈，啊——哈！”只见六百只鸭“呼啦”围上来，张开嘴巴，“沙沙沙”大口吞食。小明气得双脚直跳，连声问阿强：“怎么办？”阿强手一挥，讲：“开棚！”富根手一阻道：

“慢！你们到底听不听我这个队长的话？”阿强坚定地回答：“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革命的就听；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走

回头路的就不听！”说完，“啪啦”一声拨开鸭棚门，头也不回地把鸭向前赶去。

把鸭赶到河里，小明满以为鸭见了小鱼、小虾、小螺蛳，总喜欢吃了，却不料鸭从它们旁边游过不看也不闻，只是拍拍翅膀引颈高唱：“嘎嘎嘎”。到了中午时分，鸭群纷纷往水草上面一躺，头往翅膀里一别，晒着太阳休息了。小明着急，阿来开心。他把眼光从鸭身上溜到小明身上，又从小明身上移到阿强身上，眼光里有话：“怎么样？是不是想得骨碌圆，剩个井栏圈？！”

格辰光，阿强把船傍在河边，心想：下河方知水深浅。他两手浸在水里，从芦丛里摸出一把把螺蛳、蚬子，细细研究起来。

一会儿鸭在水草面上睡足了，屙了几堆屎，又“嘎嘎嘎”叫起来，越叫越响，越叫越凶，表示肚皮已饿。这时，对面来了一只船，船头上放着拍拍满满一箩谷。摇船的不

是别人，正是副业队长富根。他想：我是副业队长，有责任管到底。现在送谷上门，倘使阿强再勿听话，就把他调出放鸭班。

阿强见副业队长放船前来，连忙划船迎上前去道：“富根叔，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叫小明去拿点谷来。”富根连连点头说：

“对嘛，对嘛！”阿强帮富根把一箩谷抬到岸上，富根叔随手一倒，阿强手一拦，从船里拿起一篮螺蛳、小蚌、蚬子，对大家讲：

“我想把这篮东西敲敲碎，拌在稻谷里让它们尝尝味道。”于是，四个人怀着不同的想法，把螺蛳敲碎，拌好。六百只鸭“呼”地围上来，“沙沙沙”地直吞。一霎时，一堆

“大杂烩”一扫而光。阿强笑花脸上开，富根绷紧的脸也慢慢松开；阿来一脸晦气，轻轻骂了声：“瘟鸭！”

小明不解地问阿强：“同样的螺蛳，为啥开头不要吃，现在要吃了呢？”阿强笑笑

讲：“道理蛮简单，过去吃惯家食，勿曾吃过野食，这是一；开棚前吃饱肚皮，再好的东西也不要吃，这是二。现在伢把螺蛳拌在它们吃惯了的稻谷里，在它们最饿的时候来喂，它们就要吃了。”小明佩服地点点头，想：阿强哥就是爱钻研，爱实践。富根也不由轻轻地讲：“有道理呀，有道理。”

到了下午喂食辰光，阿强他们不断地摸起一把把螺蛳之类的东西，引诱鸭群。这鸭群中午已尝过味道，纷纷从水草里游进去，茭白窝里游出来；从水浮莲里钻下去，芦丛里钻上来，追着，抢着，直吃到顿脯凸出齐头颈。野外放牧成功了！

夏至脚边，阿强他们养的鸭快生蛋了。这天，他们把鸭放在一片水草里，只见有的鸭竖起尾巴，脚划清波在摸螺蛳，有的鸭赤豆大的眼睛张得骨碌圆，伸长头颈在凶狠地追逐小鱼、小虾。

正在这时，天边突然涌来一堆乌云。阿强手搭凉棚，仰面一看道：“不好，怕有阵头雨。小明，快要生蛋的母鸭最怕大雨浇，我们赶紧把鸭赶进那片芦苇丛里去。”阿强话音刚落，风起雨到，河面上白浪滔滔，两岸芦苇弯了腰，铜钱大的雨点掉在水里一点一个泡，打在船上“辟啪”作响，鸭群“嘎嘎”惊叫，乱成一团。阿强胸有成竹，一手挡桨，一手把食指伸向嘴里“哔——哔”两声长哨，小明也飞快地把鸭标插在芦丛中，鸭群听到集合讯号，看见鸭标，乖乖地钻进密密层层的芦丛里避雨。阿强任凭风打雨浇，稳稳挺立在被白浪抬起抛落的小划子船上，看护着鸭群。阿来却早就钻在一棵老杨树下躲雨，雨水象曲鳍蠕进领头里，一股寒气直从他心底升起。他肚里在想，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是阿强一张大字报，这放鸭班的地盘还不是我的！阿来本来以为，

这次队里扩大养鸭班，凭阿强这点本领，要养好六百只鸭，好比鸭子上树难上难，鸭场弄得一团糟，最后还得靠他出来“收拾残局”。却不料阿强搞野外放牧成功，打破了他的迷梦，而且他在富根面前散布的“副业副业，就为赚钱”，“赚钱要走老路、抄近路”的资本主义谬论，眼看也要彻底破产，他怎么肯罢休呢？！

一歇歇，雨过天晴。小明轻轻地对阿强说：“阿强哥，这几天阿来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脑子里不知在想点啥？”阿强讲：“我早就在注意他了。我们为社会主义养鸭，决不能只顾鸭情，不顾敌情。我们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小明认真地点点头。

夜里，阿强到大队里开团支部大会，和团员们一起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当重温伟大导师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教导时，大家头脑里闪现出毛主席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同时，对于叛徒、卖国贼林彪恶毒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想篡党夺权，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胸中升起万丈怒火。林彪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全代表着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的利益，一定要批深批透，肃清它的流毒。阿强联系“野外放牧”存在严重斗争的实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正在这时，一个红小兵跑来报告，说是天黑后见阿来到施过有毒农药的田里抓死泥鳅。阿强一听，赶忙朝屋外冲去，他来到鸭棚旁边，只听见里面隐隐传出“咳、咳、